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論

語

會

箋

壹

鳳凰出版社

1473932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論

語

會

箋

維
陰
師
範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書
章



淮陰師範圖書館1473932

壹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論語會箋 / (日) 竹添光鴻箋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506-1260-0

I. ①論… II. ①竹… III. ①儒家②論語—注釋
IV. ①B222. 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052748號

書名	論語會箋
箋注者	(日) 竹添光鴻
責任編輯	李艷麗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 郵編: 210009
集團網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江蘇省金壇市晨風路186號, 郵編: 213200
開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張	77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260-0
定價	350.00圓(全二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 0519-82338389)

論語會箋解說

王曉平

《論語會箋》為明治時代竹添光鴻所撰，既是日本《論語》舊注疏的終篇，也是近代《論語》研究的伏筆。雖然這部書在中日兩國的名聲遠不如作者的《棧雲峽雨日記並詩抄》，卻是研究日本論語學和經學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竹添光鴻（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漸卿，號井井，肥後天草人，文學博士。其父光強，號荀園，為江戶時代的名儒廣瀨淡窗門人。光鴻從四歲開始跟隨父親讀《孝經》，五歲讀《論語》，七歲學讀《資治通鑒》。光鴻還曾跟隨著名漢學者森槐南學習過詩文。

竹添光鴻曾任日駐天津領事、朝鮮公使，東京大學教授。一八七七年曾將胡秉樞的《茶務彙載》譯出，由內務省勸農局刊行。竹添前半生活躍於政治舞臺，在杭州會見俞樾時朦朧中對「政治讓書生走開」似有所悟。即使從政歲月，也以治學為樂。在天津擔任領事的一八八二年，還手錄《孟子論文》，由東京奎文堂刊行。著述甚多，編有《元遺山文選》（奎文堂，一八八三），手抄《元遺山詩選》（奎文堂，一八八三），參評《清大家詩選》（五卷五冊，奎文堂，一八八三），編有《評注歷代古文抄》，包括《左傳抄》、《國語抄》、《國策抄》、《史記抄》、《漢書抄》（奎文堂，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有《獨抱樓詩文稿》（平野彦次郎校，吉川弘文館，一九一二）。他對經學的態度，不太附和明治時期用鼓吹儒教乃「皇道之羽翼」來論證經學有用的舊學派，也和急於搬用西方文學史觀來整理中國文學材料的早期新派保持了距離，而是注重打通漢唐宋明清代注疏之學與日本注疏之學的聯繫，樂於利用日本自古以來保存的抄本與和刻本資料，來為舊經學作修補總結，力圖以純學術的操作，重返歷史現場，還原孔子及《論語》的原貌，避開讀經實用效益的議論，把功夫切實下到了對文本的解讀之上。

竹添所著《左氏會箋》、《毛詩會箋》、《論語會箋》，合稱三《會箋》，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成果。這三種書，相互為用，互相闡發。在《毛詩會箋》和《論語會箋》中多融入他對《左氏春秋》方面的知識。他主張讀經而力行，在本書中說：「蓋聖賢之修己治人，其盛德大業如此，而其言皆非徒言也，其學非徒學也。後世學者，談孔孟，說仁義，而少力行之實。」

由於對詩文的愛好，他對《論語》的解讀不止步於文字的考辨和語句疏通，不僅力求捕捉和重現孔子及其弟子言談的文化語境，而且注重體察現場氛圍和氣場特徵。他的箋注文字，有些是從文學角度去解說文句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出大正時期「支那學」中的文學研究手法的萌芽。

對於《論語會箋》的寫作來說，除了中國學者俞樾之外，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是安井息軒。安井的考證專在經書，從這一點來看，竹添光鴻可以說是安井遺志的繼承者。光鴻雖沒有直接師事安井，但安井所著《北潛日抄》等出現了竹添的名字，竹添一定會見過安井。竹添完成了《論語會箋》、《左氏會箋》這些經書的精要注釋，而《左氏會箋》收進了《漢文大系》，且《左氏會箋》總論一開頭近乎全文引用了安井的《左氏輯釋·總論》中的「衡案」內容。安井息軒是德川時代最後的大儒，以古學任昌平貢儒官，聲望頗高。所著《論語集說》六卷，受到清代學人重視，稱其學術博深，識見高明。安井雜取皇侃《義疏》、邢昺《正義》、朱熹《集注》、清儒考證、仁齋《古義》、荻生徂徠《論語徵》等，以古注為本，矯正朱熹高遠不實之說，補訂清人考證忽略義理之弊，采古今所長，言已見論斷慎重，作為《論語》注釋頗有價值。從俞樾記述的與竹添光鴻的談話來看，竹添也以自己為安井的學生和晚輩自命。另一個就是木下韓村。竹添在熊本時曾師從木下，故在本書中唯對其尊稱「韓村先生」。木下韓村（一八〇五—一八六七），名真太郎，犀潭，號韓村，為竹添之師。竹添還編有《韓村先生遺稿》（奎文堂，一八八四年），校勘《孟子不動心章講義》——山窗閒話《木下真太郎著，木下重三刊，一九一六年，附錄韓村先生遺稿拾遺》。

《論語會箋》以朱注為本，網羅漢唐宋明清各家學說及日人解釋，博蒐約取，點校矜慎。日人豐田穰稱許其勝於劉寶楠氏《論語正義》。為「闡明經旨」，竹添對清儒漢學派傳注派著述如劉寶楠《論語正義》、俞樾《論語鄭義》、

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的鑽研，超過了江戶時期的學者，在同期的日本學者中也堪稱用功最深。對於考證類學者如毛奇齡、江永、桂文燦、方觀旭等的著述，今文經學學者劉逢祿，以及阮元等人的著述也都加以參照。不僅如此，對於崔述以及許多學者，包括一些非著名學者的著述中自己認為于理解文義文情有益的一得之見，也廣為引述，以朱子《論語集注》為本，仿照乾嘉學派以來清儒為各經作新注的方法，對《論語》作會箋。《論語會箋》之出，也就宣告了江戶時代以來的日本《論語》注疏之學完美落幕。

對於今天的《論語》學來說，《論語會箋》的價值還在於竹添光鴻利用日本所傳各種《論語》版本文獻加以考核論斷的成績，該書校校日本流傳的古版本有皇本、皇疏、引皇侃語、正平本、南宗本、足利古本、菅氏本、菅家本。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正平本、足利古本和菅家本。正平本是日本最早翻刻的儒家經典，保存了《論語》昔日風貌，傳入中國後最初被當做高麗本倍受學人青睞，清末翻刻收入《古逸叢書》，還是《四部叢刊》選用的珍本。足利古本包括多種寫本，足利學校有日本最早建立的孔廟，歷來重視《論語》教育，至今仍有「論語素讀運管會」，提倡高聲誦讀《論語》。江戶時代山井鼎、物觀編撰《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曾用足利古本參校。山井昆侖（一六八〇—一七二七）和根本遜志（一六九九—一七六四）利用足利學校所藏宋版《五經正義》舊抄本對《論語》所作的校勘，後經荻生徂徠之弟物觀（一六七三—一七五四）補遺，收入《七經孟子考文》。根本還在足利學校藏本中發現久已散佚的皇侃撰《論語義疏》，並親自抄寫，參照宋人邢昺所撰《正義》予以整理，於一七五〇年刊出。此書由武林人汪鵬購回，和刻本皇侃《義疏》為北京文淵閣收藏。日本經學以學官世襲的方式傳承，菅家是最重要的明經家之一，世代校核傳授的寫本，極為珍貴。不僅與竹添同時的清學人，很難見到這些文獻的原件，就是今天，仍有一些未在中國學人面前現身。竹添得日本資料之利，為《論語》諸本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據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目錄》，現存從唐寫本到近世日本《論語》寫本凡百一九種，利用這些寫本展開《論語》文獻研究，乃是今後的課題。

竹添光鴻對日本學人的《論語》研究成果，與漢唐宋明清學人一視同仁，甚至更為留意。根據豐田穰所編《日

本人研究論語著作目錄》，從林羅山的《語論八佾諺解》，到林泰輔《論語年譜》，共九〇種（一九三七年東京春陽堂刊《論語講座研究篇》），幾乎都是江戶時代的書，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選錄日人的論語著作共四三種，是採錄豐田穰目錄中較重要的。近年研究，江戶時代的《論語》著述要多於這個數目。

竹添光鴻援引江戶先儒近三〇人，包括古學派、朱子學派、折衷學派等各家之說。不過，由於《論語會箋》沿襲古人做法，引用時舉學者之名而不標書名，舉學者之名時，又時舉其名，時舉其字或號，今天不熟悉日本經學史的學者頗感不便。下將其所引學者簡況簡列於下，大體以其援引次數多寡為序：

中井履軒（一七三二—一八一七），名積德，朱子學派。撰《論語逢原》二〇卷（《四書注釋全書四·論語部四》，東洋圖書）。

佐藤一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名信行，又名坦，號一齋，朱子學派，又治陽明學。著《論語欄外書》二卷。

伊藤東涯（一六七〇—一七三六），名長胤，號東涯，著有《論語古義》，又編訂《論語集解標記》一冊，東京千鍾房，一七七八年（和刻本）。

古賀精里（一七五〇—一八一七），名樸，字淳風，朱子學派。撰《詩四書集釋》一〇卷、《經語摘粹》一卷。

古賀侗庵（一七八八—一八四七），名煜，號侗庵，古賀精里第三子，朱子學派。撰《論語管窺記》一卷、《論語問答》二〇卷、《論語問答備考》一卷。

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字茂卿，故亦稱物茂卿，號徂徠，本書中亦稱物氏。荻生徂徠撰《論語徵》，劉寶楠《論語正義》曾引用其說。

伊藤仁齋（一六二七—一七〇五），名維禎，假名（通稱）源佐，號仁齋，古義學派。伊藤仁齋撰《論語古義》一〇卷。

安井息軒（一七九九—一八七六），名衡，號息軒，撰《論語集說》。

木下韓村（一八〇五—一八六七），名真太郎，犀潭，號韓村，為光鴻之師。

龜井南冥（一七四三—一八一四），諱魯，號南冥，古學派。撰《論語語由》一〇卷，語由為發語之由來之意，探究解釋《論語》中孔子及其門弟子發語之由來。收於《四書注釋全書》第四卷；龜井南冥《論語語由·同補遺》（《龜井南冥·昭陽全集》，葦書房，一九七八年）。

龜井昭陽（一七七三—一八三六），名昱，號昭陽，南冥之子，著《論語語由述志》，尚有《論語語內述志》一〇卷（寫本）。

龜田鵬齋（一七五二—一八二六），名長興，故亦仿中國略稱龜田興，折衷學派。撰有《論語集注異說》二〇卷。海保漁村（一七九八—一八六六），名元備，號漁村。著《論語通解》一〇卷。

太田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名元貞，號錦城，折衷考證學派，著《論語大疏》二〇卷。

豬飼敬所（一七六一—一八四五），名彥博，號敬所，折衷學派，著有《論語考文》一卷。

慊堂松崎，即松崎慊堂（一七七—一八四四），在異文考辨方面多有成就，撰有《九經字樣審定》一冊，《五經字樣審定》、《四書劄記》一卷，《審定石經十三經》三十文本等。

尾藤二洲（一七四五—一八一四），別號約山，朱子學派，撰《論孟衍旨》二卷。

齋藤拙堂（一七九七—一八六五），諱正謙，字有終，朱子學派，著有《拙堂文話》、《續拙堂文話》等。

關於孔子和《論語》，竹添光鴻尚發表《孔子之世》（《漢學》第一編三號，第一至第六頁一九一〇年七月）《孔子之學》（《漢學》第二編一號，第七六至八一頁，一九一一年一月）。

竹添光鴻《論語會箋》最初是由其養子竹添履信刻板刊行，為一〇卷一〇冊，後收入崇文叢書第二輯第二二至三七冊，綫裝二〇卷一六冊，一九三四年刊行。臺北廣文書局二冊一九六一年刊。本書據崇文叢書本影印，底本是東京崇文院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分數次印製發行而最終完成的。

竹添光鴻在政治和學術兩種舞臺上秀出了雙面人生，而這兩個舞臺都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相關。就學術而言，俞樾在自己的《春在堂隨筆》中曾經記述了竹添的到訪與兩人的交談，後來陳衍的《石遺室詩話》也談到：

「彦楨所師為竹添君，名光鴻，字井井，著有《左傳會箋》、《論語會箋》、《棧雲峽雨日記》，自尊人篁村先生，名重禮，學兼漢宋，平生無他嗜好，但愛書籍。」竹添的著述先是在臺灣翻刻影印，近年也現身大陸讀書界。繼《左氏會箋》由岳麓書社影印出版之後，《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也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日本，二〇〇〇年岩城秀夫校注並譯成現代日語的《棧雲峽雨日記》收入東洋文庫，町田三郎等學者也對於竹添光鴻的作品展開了研究。

近年來，竹添光鴻的學術成就逐漸引起中日兩國學者的關注。臺灣學者金培懿撰《復原與發明——竹添光鴻〈論語會箋〉之注經途徑兼論其於日本漢學發展史上之意義》（《中國文史研究集刊》第三〇期）認為：「《論語會箋》乃近世日本《論語》注釋轉為近代日本《論語》研究，由舊學轉新學之過渡，竹添光鴻三《會箋》之作業，基本上可視為日本傳統注疏學的總結，就誠如孫詒讓《周禮正義》等經注著作，乃中國傳統注疏學之總結。而此《會箋》作業也預告着：日本漢學的舊時代即將結束，而新時代即將來臨。另外，由竹添仿清儒為群經作新疏這一作為，更可以看出京都支那學中，清朝考證學成分所以存在的這一學術發展的內在一貫連續性。而此即竹添光鴻三《會箋》於近代日本漢學發展史上之定位。」

應當說，關於竹添光鴻及其著述的研究，首先關係到對中日學術史上經學位置的認定，其次還涉及到對近代中日文學觀念的演變與異同，還牽扯到竹添光鴻個人的觀念與個性。值得探討的問題既多且複雜。不過，作為後世學人，對待包括《論語》在內的古代文化遺產，我們首先該是尊重、學習，把它讀懂，而後才能談得上其他。如果只講「急用」，恐怕就難對《論語會箋》這樣的著述作出公允評價，而且或許會有一天，我們能「用」的那塊天空越來越狹小。而在日本，學人依靠訓讀和現代日語譯文來研究中國古典，幾成學界常態，有竹添光鴻這樣漢文原典閱讀速度和理解能力的學者實已不多見。由於本書的影印發行，可以預料，竹添光鴻《論語會箋》最大的讀者群，就此便從日本轉到了今日的中國。

目錄

第一冊

論語會箋解說	一
首卷	一
論語序	一
論語序說	一五
卷第一學而	三九
卷第二爲政	八七
卷第三八佾	一五一
卷第四里仁	二三九
卷第五公冶長	二七一
卷第六雍也	三四一
卷第七述而	四〇七
卷第八泰伯	四七一
卷第九子罕	五三三

第二冊

卷第十鄉黨	六〇一
卷第十一先進	七〇九
卷第十二顏淵	七八一
卷第十三子路	八三七
卷第十四憲問	八九七
卷第十五衛靈公	九八五
卷第十六季氏	一〇三九
卷第十七陽貨	一〇七三
卷第十八微子	一一二九
卷第十九子張	一一六七
卷第二十堯曰	一一九九

論語會箋首卷

竹添光鴻箋

論語序

劉恭冕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

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尙書授。太
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
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蕭望之字長
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
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
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韋
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
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
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
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
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目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
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東平蘭陵鄒皆屬魯。
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
是傳魯論語者所作。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
或十九。或
二十一也。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同言者也。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當別有所本。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目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卽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子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段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蟲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朱彝尊經義考謂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

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璵兮。其璵猛也。如玉之瑩。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目尙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

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立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宋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卽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卽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

苞氏周氏章句出焉

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卽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年七十卒於官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

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倘及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